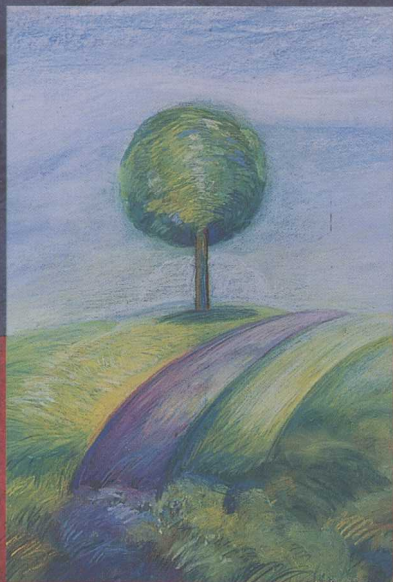


永遠的媽媽山

高大鵬 著

九歌文庫 414



高大鵬 著

永遠的媽媽山

九歌出版社印行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九歌文庫(414)

永遠的媽媽山

THE MOTHERLY MOUNTAIN WITHOUT END

著 者：高 大 鵬

發 行 人：蔡 文 甫

發 行 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電話／5776564・5707716

郵政劃撥／0112295—1 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738 號

香港總代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 2 號康民工業中心 10 字樓 8 號室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北市八德路 3 段 12 巷 51 弄 34 號(電話／5792838)

北市長安東路 2 段 173 號(電話／7773915)

印 刷 所：日裕印刷行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蕭雄淋律師

初 版：1995 () 年 5 月 10 日

初版 3 印：1996 () 年 12 月 10 日

定價 170 元

ISBN 957-560-361-3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永遠的媽媽山 = The motherly mountain
without end / 高大鵬著. --初版. --臺
北市：九歌，民84
面； 公分. --（九歌文庫；414）

ISBN 957-560-361-3（平裝）

855

84003648

本書榮獲八十五年中山文藝獎散文獎

獻給媽媽的小花草（自序）

繼《追尋》之後，這是我的第二本散文集——純文學性的散文集。

出版這本散文集時，適逢先母逝世二十周年——病中思母，感懷益深，因此特以「永遠的媽媽山」為本書命名以示紀念。

本書所收錄的散文都是近兩三年來的前塵心影——個人的心路、時代的軌迹、歷史的反省——既是小我和大我的共鳴，也是文學與文化的交響。

但，最根本的——我始終堅持散文是一門藝術，必須具備藝術性，也就是「美感」。美，當然是廣義的，不一定「唯美」才算美，但不求美感的文字最好叫「雜文」，不便稱「散文」。

以這個標準，我要求自己，希望能在這個日趨渾沌的文壇上做一道脈脈的清流。英國詩人濟慈說：「美是恆久的喜悅」，惟有美的清流，才能夠「不廢江河」地永遠流下去！

這本書的出版，幾乎完全是小民阿姨一手「催逼」出來的。她的名著《媽媽鐘》對「媽媽山」多少有些啓發暗示作用，謝謝她不論在出版或生活方面的關照和鼓勵，特別是在我臥病期間，更流露出基督徒滿有馨香的愛心——這分盛情——是我永遠銘感，永誌難忘的！

永遠的媽媽、永遠的媽媽山，這本小書就全當是媽媽山上的鮮花嫩草，謹將它獻給我自己的母親和普天下的母親們，以及所有愛文學愛母親的人！

高大鵬

民國八十四年三月
於臺北市

目 錄

四	四	三	二	一	
夢見人類的大婚	天堂碎片的採集者	大師的小樓	義人的像	西樓望月幾回圓	吹不散的人影
					第一輯 人物篇
					獻給媽媽的小花草（自序）

一五	二三	一〇五	九	八	七		七〇	六三	五
走過復活季節	後歷史的天空下	千年聖母今展眉	天地賭一擲	歲暮煙火情	布蘭登堡啓示錄	惡魔的天空下	白雲處處常隨君	屈原二題	復活節，想起梵谷
第三輯 信仰篇		第二輯 感時篇							

一四	三三	二〇三	一九	一九六	一八八	一八四	一八一		一七〇	一六二	一四九	一四一
故人遺照	芳草晚晴天	飛來樹之歌	春日屏	蚩尤與我	蓬島三帖	秋之旅人	小黃鸝鳥		遠山的呼喚	復活的風景	聖誕夜之華	南十字星下的呼喚
								第四輯				
								詠懷篇				

三八	昨夜夢單飛
三三	永遠的媽媽山
三二	歸來謝主
三一	春日景
三〇	書次與弟
二九	菰菜三姑
二八	將三幕八
二七	小黃鵪
二六	寒四神
二五	霜對露
二四	遊山四神
二三	野飯四風景
二二	望遠齊三事
二一	南十字星不離和

第一輯

人物篇

第一輯

人物篇

吹不散的人影

——胡適墓園的沈思

立冬後十日的一個禮拜天，早上作完禮拜，我帶著十歲的兒子，一塊搭車上南港胡適公園。這一天風和日暖、天朗氣清，雖說立冬才過，氣候卻介乎春夏之間，陽光普照，萬物生輝，很給人一分怡悅之情。

記得上一回去胡適公園，已是十年以前了。閒眺窗外，但覺青山似故人、流水如往事，白雲點點、風物依舊。只路邊多出了不少的高樓大廈和各色市招，凌亂雜蕪，卻又蓬蓬然有朝氣，參差錯落間，似乎說明了這十年間的許多變化，這些變化不但是胡博士當年所未及見的，就是比他晚生了兩三代的我們，又何嘗夢想得出，

預料得到呢？四十年的威權體制一夕間解除了，政治和言論的自由大大地開放了，兩岸來往如春冰解凍，沛然難擋。而蘇聯東歐的改革、冷戰年代的結束、美俄的和解和德國的統一……這些可驚可愕的變化，就像夏日空中大潑墨的烏雲一樣，在好一陣詭譎動盪的折騰之後，終於撥雲見日，透射出令人不敢相信的刺眼強光。我瞇著眼看這冬日晴陽，不禁聯想起胡博士生前的音容笑貌，耳邊似乎又響起他那乾坤朗朗、萬里無雲的坦蕩笑聲……

其實我壓根兒也沒見過胡博士一面，只除了在書上、在照片裏、在紀念他的錄影帶中……而每次看見烏雲裏的陽光，就自然想起葉公超先生回憶他的話：「我很少見過他長期的發愁，笑的曙光總是從一片烏雲裏再透射過來……」中國近代史上這一個著名的笑容，真是不容易找到第二張的！而這風華絕代的笑容也像和煦的春陽一般，無所不在地照耀了中國四十年——在苦難中給人以溫暖、在雜亂中給人以安定、在漫天陰霾中給人以光明的鼓舞。「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他這「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真不知慰療了多少中國人的心！我生也晚，真正認識到這個笑容的可愛可貴的時候，距離他的辭世已經整整二十八年了。就在我要瞞

跣地跨過不惑之年的門檻的時候，因著種種因緣，而被拉近這一代偉人。特別是年初決定要以他爲題目來撰寫升等論文，我才逐漸看清這個笑容的何以可愛、何以可貴、何以能在浮雲蔽日的時代益顯其不減的光輝……

十年了，這裏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沒有變，淡泊寧靜，雅似哲人的遺風。孩子興奮地跳上石階，拉著我直上龍柏掩映下的邱壇。胡適銅像正泰然自若地眺覽著遠山近水和星羅棋布的中研院，我深信，這是除了北大之外，他最希望朝夕與共長相左右的地方了！再上去，就是他和夫人的墓園了。潔白的花架、潔白的鵝卵石、潔白的石亭石椅，在百十棵青松翠柏的環拱下，一代哲人永眠在此。伴著他的是千古白雲、萬古青山，還有四時不斷的山花爛漫。花間多情的小鳥也彷彿在低吟著故人的舊句：「薔薇謝後，葉子還多，鋪葉成茵，留給有情人坐」……

四周靜得出水，靜得讓人忘卻了紅塵一切的俗慮，只想安安分分地坐下來，與墓中人一同沈思這百年來中國的滄桑，以及伴隨這滄桑而成長的我們自身的點點滴滴……

老實說，我們這一輩人沒有一個不受胡適影響的——他不必要是學文史哲學的，

更不必是作學術研究的，而只要是他用白話文寫作、用白話文思索，他就已經逃不出這位「胡佛」的手掌心了！更何況我這個專治文學的人，與他結緣更是又早又深。記得先生過世那年，我十三歲，還是個小學生，懵懂不省人事。有一天正吃飯間，忽聽廣播說胡適博士在中研院院士會議上心臟病發死了，所有節目忽然都變成一片哀悼之聲，淒風苦雨，氣氛沉重地令人透不過氣來。父親一向是崇拜胡適的人，那兩天更是面色凝重，每天都在剪有關的報紙，聽有關的廣播，看胡適的遺作。最後到了出殯那天，父親自然沒有缺席，一早就趕去參加萬人執紼的移靈大典。傍晚回來，聽他說當天殯儀館光是司儀就換了好幾個人，而且個個痛哭失聲，整個儀式因此幾乎進行不下去……我幼小的心靈被這段話震驚得簡直無法自持，就像夜空裏裂天而降的電光一閃，在我一生裏留下鮮明不磨的印象！我幼小的心真是中電了，我驚訝於一個人竟能起這麼大的作用，爲這麼多人感念！我也隱隱感覺到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時代，而這不平凡的時代彷彿對我們有一個不平凡的呼召！黑夜裏的閃電不是徒然往返的，在它的猝然一擊下，有一個小小的生命覺醒了。

我一生對文史、思想的興趣大約就在那個時候注定了，我一生希望在學術和創